

## 霍乱

一个卖鱼的女人把雀庄闹瘟疫的消息带到了城里。这种不幸的消息跑起来比骏马还要快，三月里小城的人都听说二十里地以外的雀庄去不得了，那儿流行霍乱病，许多人满面赤红地昏迷在床上，头发像枯草一样往床下掉，人们说是死神每天夜里来抓那些人的头发，抓去一把头发就割去一个年庚，等到他们的头发被抓光了，那些可怜的人也就咽气了。

城里冷清的棺材铺生意突然火爆起来，店主让伙计们用大车把一口口棺材拖到雀庄，又把雀庄的木料运回来，不知是哪家棺材铺把瘟疫的细菌带回了城里，细菌们像蚊群一样在城里飞来飞去，不知怎么就飞到了药店的女佣邹嫂身上。

女佣邹嫂有一天去集市买鸡，她挑了一只老母鸡准备回去给女主人炖汤，拎着鸡检查屁股的时候她就觉得一阵恶心，恰巧那鸡屙了一滩屎在邹嫂手上，邹嫂突然撑不住了，手一松，鸡从眼皮底下逃命而去，邹嫂想去追那只鸡，但她只是朝它挥了挥手就跪在地上了，人们听见她在集市上发出惊雷般的呕吐声，吐着吐着就歪倒在一堆鸡笼上了。

有人急忙跑到药店报信。那个报信的人口齿不清，纪太太的脸被他说得一点一点地发白，她抱着小手炉在柜台里愣怔，眼睛忽明忽暗的。店员们也都在柜台内外茫然地站着。纪太太扫了店员们一眼，头脑突然清醒起来，她抢过老王手里的鸡毛掸子在柜台上敲了一下，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找她？

店员老王朝其他人挥挥手说，走，我们去把邹嫂接回来。老王话音未落就知道自己错了，他看见纪太太的鸡毛掸子在柜台上敲了第二下。

你们怎么这样笨？你们猜不出来她得了什么病？纪太太含怒睨视着每一个店员，她说，霍乱、霍乱、是霍乱呀！

是霍乱？老王怯怯地说，那就不能把她接回药店吧？那就该送她去医院吧？

那还用问？纪太太仍然怒气冲冲的，她说，你们这么多人涌出去干什么？又不是去喝喜酒，去两个人就行了，去两个人送她上医院。j

店员们一下都站在门口不动了，很明显他们现在意识到了某种危险，老王开始往柜台里挪步，一边挪着一边嘀咕，我手上这帖药还没抓完呢。

纪太太把鸡毛掸子横过来，挡住了老王的路，纪太太说，也别怕成这样呀，你把她扔在那儿不管，别人不说药店的闲话？虽说霍乱会传染，也没你们想得那么可怕，去两个人，送她就去澡堂好妹泡一下，泡一下就把细菌烫死了。

后来还是老王领着一个伙计去了，他们把邹嫂架到一辆板车上，扭着脸推车去医院，路上遇见许多药店的常客，认识老王也认识邹嫂的，他们都问，老王你把邹嫂往哪儿送？老王扭着脸说，送医院。那些人立刻躲开了板车，闪得远远地追问，邹嫂染上霍乱啦？老王不敢向旁人透露实情，他急中生智地说，哪是什么霍乱？邹嫂让蛇咬了一口！

不用纪太太关照，老王也知道对邹嫂的病要守口如瓶，这事要传出去谁敢来药店抓药呢？老王用蛇咬的幌子搪塞了一些人。快到医院时迎面撞上了开诊所的金医生，金医生朝着板车端详邹嫂紫白色的脸，他说，邹嫂染上霍乱啦？药店的小伙计学着老王说，哪是霍乱？她让毒蛇咬了一口，她让眼镜蛇咬啦！金医生朝他们诡秘地看了几眼，忽然嘿嘿一笑，他说，蛇咬了？你们十味堂的蛇药不是很灵验的吗？老王知道金医生那种人是不好骗的，老王想遇到这种场合也只有他老王能应付了，他就把小伙计推到一边去，说，你小孩家懂什么蛇咬狗咬的？不要说出去，邹嫂她，她，她是小产啦！

老王依稀记得板车上的女人这时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他想她还活着呢，那病看来也没有别人说得那么可怕。老王当时根本没有发现邹嫂眼睛里的怒火，更没有想到邹嫂病得那么厉害，眼睛里还会喷出什么、什么怒火。

后来染坊的束太太就领着九女到药后来了。

束太太也不知道是从哪儿知道药店急需女佣的消息的，她把九女推到纪太太面前，口口声

声说九女要比邹嫂能干十倍。纪太太对于任何人的热情都是抱有戒心的，她闪烁其词地提到邹嫂的病：邹嫂在我这儿干了好多年了，这一病你就让我把她踢走，等邹嫂回来了你让我怎么见她？纪太太这么说着，一边观察着对方的表情，当她看见束太太脸上的一抹微笑心就凉了，她知道邹嫂的病对于街坊邻居们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

你就别瞒我啦，束太太说，我也没说邹嫂不好，邹嫂也好，可就怕她回不来啦，你反正也要用人的，用人就用九女，是我表侄女，你用她就像用我一样放心。

纪太太沉吟了一会儿才开始打量九女，她看见一个粗壮的面若红桃的乡下姑娘，眼睛不停地眨巴着，手里的包裹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，又从右手换到左手。纪太太注意到九女的手骨节粗大，皮肤黑糙，那肯定是一双勤劳的手，九女的身板看上去也是年轻而健壮的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九女的眼神，纪太太发现九女始终眨巴着眼睛，九女也在打量她自己。

纪太太问九女，你是哪儿人呀？

束太太说，花庄人，娘死了，她爹又娶了后妈，要不怎么跑城里找活干呢？

纪太太皱了皱眉头，花庄在哪儿？是不是就靠着雀庄呀？

束太太急忙说，花庄离雀庄远着呢，隔三十里地。纪太太你想到哪去了？是花庄不是雀庄！

纪太太不理睬束太太，她仍然盯着九女的脸，我在问你呢，纪太太对九女说，你自己不会说话？你不会是个哑巴吧？

九女终于说话了，九女说话时反而低下了头，她说，我不是哑巴，我怎么不会说话？九女把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甩到胸前，揪着辫梢扭捏了一会儿，又说，我从来不生病，我可没染上霍乱病。

九女的这番表白使纪太太相信那是一个老实人，老实肯吃苦，纪太太多年来一直以此标准挑选下人的，纪太太后来与束太太相视一笑，她说，这女孩儿也够实在的，谁说你染上霍乱了？你又不是从雀庄来的！

就这样九女在药店里开始了她的女佣生涯，从前的女佣邹嫂是睡在存放药材的阁楼上的，她用过的所有东西都被伙计们用草席卷了扔在房顶上。纪太太让九女用开水把阁楼里外擦洗了三遍，擦到第三遍的时候九女说，我不怕脏。这已经够干净的了，纪太太说，让你擦你就擦吧，听我的没错，开水可消毒的。

九女不知道消毒是什么意思，但她知道女佣的意思就是主人让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九女擦地板的时候看见一只银手锡从瓮罐堆上掉下来，她刚想伸手去捡就被纪太太制止了，别这么捡，纪太太从旗袍上扯下条手帕，递给九女说，用手帕包着，小心别碰镯子。九女就用手帕垫着手拾起镯子，她想把手镯递给纪太太，没想到纪太太惊叫起来，别给我，从窗口扔出去！九女惊讶地张大了嘴，九女说，这是银镯，银镯呀，太太让我扔出去？纪太太跺着脚说，让你扔你就扔，那是邹嫂的东西，有病菌的！

九女也不知道病菌是什么意思，她拿着手镯往窗边走时心怦怦地跳着，她把镯子扔到窗外去了，但九女别有用心地让它落在了一口积满污水的大缸里。

那天夜里纪太太听见荒废的后院里有人的脚步，她拿了手电筒在楼上照，一照就照到了九女，九女伏在大缸上搅着缸内的水，纪太太叫了起来，九女你干什么？九女慌慌张张地跳起来，说，我要解手。说完就解开裤子蹲在大缸上，纪太太说，解手上马桶，怎么能在缸里呢？纪太太一边说话一边用手电筒细细地照九女的全身，没有发现什么，但纪太太的心里已经生出一个难解的疙瘩。

几天后纪太太在戏院门口遇见束太太，寒暄几句就说起了九女，纪太太意味深长地说，我看九女也不见得多么老实，她心里有鬼。束太太反问道，有什么鬼？纪太太一时答不上来就说，反正我觉得她心里有鬼。

药店的店员们私下里认为九女作为一个女佣比邹嫂更卖命，虽然她睡觉时会打呼噜，但那些呼噜声也恰恰证明九女干活不惜力气。店员们觉得纪太太对九女的评价缺乏公允，老王有一次向九女作了一番粉饰太平的劝谕，他说，你别看纪太太对你冷言冷语的，她心里对你很亲的，她说你比邹嫂还能干呢。九女咯咯一笑，她挥起棒槌敲打着一堆脏衣服，你把我当傻子骗呀？我又不是傻子，九女说，她把我当贼防着呢，迟早有一天她会把我撵走的。

店员老王没想到九女对她短暂的女佣生涯作出了一个精确的预测。事情很快就发生了。有一天纪太太去理发店烫头发，碰到了束太太的妯娌小束太太，小束太太一见她就用一种悲天悯人的语气说，纪太太，这阵子没什么人去你店里抓药吧，纪太太知道她话里有话，没等她追问，小束太太就主动向她爆出一个晴天霹雳似的秘密，你让我们家那狐狸精卖啦！小束太太说，你以为九女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九女是从雀庄来的，一家十几口人都得霍乱死了，就剩下她一个啦！

纪太太头发烫了一半就冲出了理发店，纪太太的怒火使她的脸红了，恐惧又使她的脸泛出惨白色，因此纪太太在街上疾走时表情显得很奇特。纪太太起初住染坊那里跑，她想去找束太太算帐，但跑了一程她就折回药店了，纪太太踢进药店正好看见九女端了一盆水下楼。

你这骗子！纪太太冲着九女啐了一口。

九女很茫然地放下了那盆水，九女说，辫子？纪太太你在说我的辫子？

你还装蒜，什么辫子不辫子的，谁稀罕你的辫子？纪太太拍着膝盖叫道，你的辫子里面都是霍乱细菌呀！

我的辫子很干净，没有霍乱，昨天才洗过的。九女的声音里也已经充满了愤怒。

店员们都围了过来，他们看看纪太太，又看看九女的辫子，说，什么辫子？辫子怎么啦？

纪太太又气又急。她尖叫起来，不是辫子，是霍乱呀。她不是什么花庄人，她是从雀庄逃出来的！

店员们面面相觑，突然就从九女身边散开了，老王说，这倒滑稽，药店成了霍乱窝了，刚走了一个，又来一个，怪不得最近没人来抓药呢。

我没有霍乱。九女抓着老王的胳膊说。

别抓我！老王像被什么咬了一下跳起来。

从雀庄来的人都有霍乱！纪太太说。

他们都有霍乱，可我没有霍乱。九女说。

你没有霍乱也有病菌。纪太太这时候冷静了许多，她抓过鸡毛掸子防止九女挨近，纪太太说，事到如今我也不怪你了，要怪就得怪束太太，她也太歹毒了，怎么能把你领到药店来？

我没有霍乱，我要有霍乱早就死了。九女说，我要有霍乱你们也早死了。

你有没有霍乱我也不管你了，纪太太叹了口气，她朝柜台那儿瞟了一眼，说，我不能留你在这儿了，坏了药店生意是小，谁要是再染人病我就担待不起了。

纪太太到钱箱里摸出几元钱放在地上，她说，九女，别怨我狠心。拿上钱赶紧走吧。

九女站在楼梯口喘着粗气，药店的店员们都以为她会哭，但九女最后一滴眼泪也没掉。她像猫一样地爬到阁楼上，躲在黑暗中俯视着药店里的人们，过了一会儿人们看见她拎着包裹下来了，她的手腕上有什么东西闪闪发亮。纪太太一眼就认出那是邹嫂遗留的银手镯。

不是偷的，九女把手举高了伸到纪太太面前。让她看那只镯子，九女说，你别把我当贼，那是我捡来的。

纪太太屏住呼吸扭过脸去，她说，邹嫂的东西也只有你捡了，走吧，赶紧走吧。

令人愕然的还是九女，九女走到药店门口，突然回过头说，谁怕霍乱谁就得霍乱，你们这药店的人迟早都会得上霍乱！

药店的人一时都被九女咒得发呆，过厂好一会儿，纪太太说，你听她那张嘴有多毒辣，我说她不老实，你们偏偏说她老实，店员老王却突然想起了医院里的邹嫂，老王说，她把邹嫂的镯子拿走了？邹嫂万一活着回来怎么办？纪太太立即拿鸡毛掸子捅老王的嘴，闭上你的臭嘴，纪太太横眉立目地说，你还嫌药店不够倒霉吗？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许提邹嫂，不许提九女，霍乱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店里没有霍乱！

店员们平素对纪太太都惧怕三公，他们不想拂逆女主人的旨意，便都鹦鹉学舌地说，本来就是嘛，我们店里没有霍乱！

多日来药店生意冷清，店员们守着柜台，目光都朝街对面的棺材店和纸扎铺张望，那里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的，虽然人都哭丧着脸，但毕竟是热闹的，有人看得出神了，嘴里就漏出一句话，早知道有这场瘟疫，不如开棺材店，那就赚大钱啦。

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个裹头巾的女人，好几个店员抢着去接药方，女人却没有药方，她把头巾一圈一圈地解开，露出一张灰白浮肿的脸，店员们都失声大叫起来，原来是邹嫂，邹嫂来了！店员们顾不上多想什么，七嘴八舌地问，你的病治好了吗？治好啦？怎么治好的？

邹嫂冷笑了一声，说，没治好，也没死，还剩一口气呢。邹嫂的眼睛只盯住老王一个人。她的愤怒仇恨的眼神使老王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老王说，你的病又不是我传染给你的，那天你倒在菜市上没人管你，是我把你送去医院。

邹嫂仍然冷笑着，她说，老王我问你一句话，我是寡妇不是？我是不是寡妇？

老王说，你当然是寡妇，老邹死了好多年了嘛。

邹嫂说，那我再问你，你看见我跟哪个男人睡了？我怎么就小产了？嗯，跟谁小产了？

老王笑起来说，哪有这种事？你没听街坊邻居都夸你守得住贞节吗？

寡妇小产还讲什么贞节？邹嫂突然狂叫一声爬到柜台上，她抓住老王又是撞又是咬，老王挡住了她的手却挡不住她的唾沫，邹嫂一边吐一边说，我憋着这口气不死，就是要找你算帐，我要不把霍乱传给你，死不瞑目！

老王以为旁人会上来拉架，但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邹嫂，老王慌乱之中抓过一只秤盘夺门而逃，他看见街上的人都朝药店门口涌来，老王就朝他们喊，把邹嫂拉住，她疯了，她是霍乱病人！人群闻声呼啦一下就散开了，恰好给邹嫂留出一条通道，老王知道自己喊错了，改口已经来不及，老王就撒开腿往澡堂方向跑去。去澡堂后来被证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寡妇邹嫂一生崇尚贞操妇德，尽管复仇之火烧红了她的眼睛，在男澡堂的门口她还是止步了。

那天纪太太从亲戚家回来，看见药店门口聚集了一堆人，一堆人不去抓药，只是站在那儿交头接耳的，纪太太当时就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，后来一个店员向她详细叙述了邹嫂卷起的风波，纪太太听着听着心就沉下去了。她没说什么，默然走进店堂，纪太太且怨且恨地望着药店的每一只箱屉和每一个店员，最后她说，打烊三天，把店里所有东西擦洗三遍，用开水擦洗三遍。纪太太拖着沉重的脚步往楼上走，突然又想起什么，回过头对店员们说，人也得好妹地洗，这三天里你们天天都得去澡堂，去澡堂好好泡一下。

十味堂药店连续三天闭门打烊，第四天药店恢复营业，过往行人都注意到了药店门口的一张红纸告示，告示上的一排大字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。

┌-----┐ | 本店没有霍乱 | └-----┘

有人站在告示下朗朗地念出了声音，念完了探头朝药店店堂里望了望；店堂里窗明几净，数不清的草药丸药的清香扑鼻而来，女主人纪太太穿着一件充满喜气的红锦缎旗袍，正用药剪小心地剪碎一枝枝桔梗，几个店员则捧着白纸把桔梗未归拢了，归拢了放进一只抽屉。

药店的早晨给人以美好繁荣的印象。后来来了一个满面尘土的乡下姑娘，挤进人群看那张告示，她说，我不认识字，那红纸上写的什么呀？有人又大声地把那排字念了一遍：本店没有霍乱。

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姑娘咯咯笑起来，她说，这家店里肯定是有霍乱了，我在他们店里做过佣人，我知道他们的药也染上了霍乱！

姑娘说完就像一阵风似地跑了，人们都惊异于她对药店如此大胆的诽谤，有人说，这疯姑娘好面熟！却想不起来她是谁。

十味堂的衰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在瘟疫蔓延的季节，死亡近在咫尺，所有的人都已经乱了方寸。十味堂的女主人纪太太后来在药店旁边也开了间棺材铺，但霍乱病菌慢慢飞离了小城，死人少了，棺材生意便做不下去，纪太太一气之下关了棺材铺的门，几口质地上好的棺木都廉价地卖给别人做了寿材。这笔蚀本买卖使纪太太大伤元气，秋天的时候有个东北人背着一袋人参来药店，竟然被纪太太推出了药店的门。那东北人不明就里，他说，纪太太你在生谁的气呢？我的参是最好的长白山干参，你不要拉倒，凭什么推我呀？纪太太说，谁生你的气了？我是在生霍乱的气！

纪太太说了一句实在话，没有什么比霍乱更令人忌恨的了，死人暂且不说，活人的生计也

霍乱1.txt423

被它搅得乌烟瘴气的。到了秋天，小城复归平安，但街头巷尾甚至空气中都充溢着一种长吁短叹的声音，有人说那是死人的魂灵与活人在一起叹气，死人和活人都在生霍乱的气。

-----  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  
转载请保留，谢谢！